

Tsumura Kikuko

ポトスライムの舟



走廊上的那十几瓶绿萝一字排开，每枝绿萝都有三五片叶子，无拘无束地舒展着，色泽非常清亮。壮的老茎上抽出的嫩枝和紧贴着老茎的叶片缠绕在一起的样子，看上去酷似蝶蛹的形状。——津村记久子

绿萝之舟

〔日〕津村记久子 著

叶蓉 译

Tsumura Kikuko

ポトスライムの舟

绿萝之舟

〔日〕津村记久子 著
叶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萝之舟/(日)津村记久子著;叶蓉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175-2

I. ①绿… II. ①津… ②叶…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0588 号

《POTOSURAIMU NO FUNE》

© Kikuko Tsumura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870

总策划:黄育海 陈 征
出版统筹:陈 丰

策划编辑:周 洁
责任编辑:倪 骏

封面设计:董红红

绿萝之舟

〔日〕津村记久子 著
叶 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 字数 96,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75-2/I·4085 定价:20.00 元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説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 Long short story 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rt story，一看就是 Short story 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

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 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说 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 Novus 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 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 Novella，德语里的 Novelle 和英语单词 Novel 都是从 Novus 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

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 Long short story 还是 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 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 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

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目 录

绿萝之舟 ... 001

十二月的窗边 ... 081

译后记 ... 144

绿萝之舟

宣告下午三点工间休息马上就要结束的预备铃响了。可是长濑由纪子还是扶着折叠椅的椅背，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看着身后的布告栏。不知什么时候，那里并排贴上了两张 A3 大小的海报。休息室里的公用桌上摆放着一只从百元店买回杯子，里面插着一束叫绿萝的观赏植物。长濑就是在给这瓶绿萝换了水之后发现那两张海报的。不知道是哪个一丝不苟的人贴上去的，角和角之间的接缝对得整整齐齐，边和布告栏的边框也几乎平行。海报的内容，一个是关于某个非赢利组织主办的环游世界一周的航海旅行，另一个是呼吁患上轻度忧郁症的人要互相帮助。右边的海报上写着“放眼看世界·与世界对话·和世界交流”，左边的海报上则写着“携起手来，一起战胜心灵的病魔”。长濑本能地把视线从左边的海报上移开了。刚刚从以前那个公司辞职不干的时候，看看这个还情有可原。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自己已经根本不会再和这个扯上任何关系了。所以，长濑主要在看环游世界的海报。她先大致浏览了一下内容，然后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海报上那个正在划独木舟的当地男孩的照片，最后，把视线定格在了价格上——海报上醒目地印着：

一百六十三万日元。

“怎么了？预备铃都打过了，还不走吗？”

说话的是长濑她们生产线的小组长冈田。她刚给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打完电话，指示他怎么用电饭煲做饭。她走到长濑的身后，用她厚厚的手掌拍了拍长濑的肩膀。

“哦，好的，马上……”长濑含糊地应着，站了起来，拿起放在桌上的白色卫生帽戴在头上。

“去上厕所吗？”冈田问。

“不了，刚才休息的时候去过了。”长濑答。

同事们成群结队地穿过铺着绿色地板的走廊，往生产线的车间走去。长濑跟在最后，边走边把刘海塞进帽子。

“你知道布告栏上的海报是谁贴的？”

“是科长太太让科长贴的。午休快结束的时候贴上去的。”

“那又是谁让科长太太贴的？”

冈田被从除尘室里漏出的风吹得眯起了眼睛。她把身体转向长濑，说：“你怎么喜欢管这种闲事？”

“没什么，随便问问。”

除尘室每次只能进去两个人，所以长濑踮起脚，数着还有几个人才能轮到自己进去。

“那个环游世界的海报，看上去不错哦。往西走，先到台湾，然后是新加坡、印度，然后我就记不清楚了，之后好像还去马达加斯加。然后是巴塔哥尼亚，经过复活节岛，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除尘室里怕唾沫飞溅，禁止说话，所以长濑只能将自己知道的信息飞快地说了一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好像还能划独木舟呢。那张照片好像就是单人独木舟的。”

“什么独木舟？”

“是居住在南太平洋一带的人经常划的一种船。读大学

的时候，我选修世界地理的时候听老师讲过的。独木舟的船体上方有根和水面平行的木桨，桨的前端有浮木。如果只有一端有浮木，那就是单人独木舟，如果两端都有，就是双人独木舟。”

“长濑，你可真是个百事通啊！”

这么点儿小事，冈田也会表示出佩服，她的心眼可真好啊，长濑想。

“可是，据说竟然是单人独木舟比双人的安全，这一点我可怎么都没想到。”

听说好像是比较容易顺着波涛前进，还不会翻船……这时，轮到冈田和长濑进除尘室了。几乎每天长濑都是和冈田一起进去的，所以她们也习惯了聊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时，话题突然被中断的情况。一出除尘室，马上就要把口罩戴上，所以基本上就没人再说话了。反正三点的工间休息后，再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能从生产线上解放了，说不说话都无所谓了。

长濑在四周吹来的轰轰的除尘风中缓缓地转动着身体，等灰尘都吹干净了，她便跟在冈田的身后走出了除尘室。接着，她习惯性地一边挽着袖子，一边在洗手处排队。看着自己白皙的左手手腕的内侧，长濑突然想起了上个星期自己头脑里猛然冒出的一个冲动的想法——在手腕上刺青。那么，自己到底为什么想刺青呢？

不一会儿，就轮到她了。她一边擦着洗手液，恍惚间，好像看到手腕上自己想要刺上去的字——现在是工作的黄

金时期。不过，转念一想，现在自己是刚过二十九岁，可刺青是不会消退的，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上个星期，总是想着一定要把刺青刺在自己随时能看到的地方。刺一个字要多少钱？是刺平假名，还是刺汉字？汉字是不是能便宜点儿？也许，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刺平假名吧。字体呢，就一定要黑体的。

她是星期一想到这件事情的。然后在生产线旁上班的时候也在想；下了班，到朋友美香经营的咖啡店帮忙的时候也在想；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也在想；到了家，一边做往电脑里输入数据的兼职，一边还在想。到了星期五早上，她在生产线旁工作的时候，觉得这是一笔不必要的开支。可是中午休息，她在检查库存数量时，用了用电脑，无意中发发现曼联队的韦恩·鲁尼把英国立体音响乐团的唱片名刺在了他的手臂上，于是觉得自己似乎也应该刺青的。晚上，她本来打算在十二点左右忙完了把数据输入电脑的工作以后，再上网查查刺青一个字要多少钱，不过实在太困，就睡下了。第二天一大早，她去电脑培训班教上了年纪的人怎么收发邮件。这时，她突然意识到，在工厂工作时倒无所谓，不过在这儿，作为一名电脑老师，手腕上有个刺青的话，好像不太好。特别是接下来，天气该热起来了。这几天刚把七分袖换成五分袖。

离开了洗手池，长濑往消毒槽走去。她又想给手臂上刺青了。因此，上个星期她去查了查银行的户头，算了算还剩多少钱。虽然还不知道刻一个字要多少费用，不过长

濑觉得，如果刺青能让自己保持工作激情，几万日元还是可以凑出来的。

也许是因为自己上个星期突然一下子丧失了工作的动力——长濑想。那天是发工资的日子。她一边吃着午饭，一边看着和平时相差无几的少得可怜的工资明细单，突然觉得有些可笑。她不由得想起了一句流行语：“出卖时间，换取金钱。”就因为这句话，长濑一下子觉得自己浑身都僵硬了。她感到一种厌倦的情绪，这种情绪不是对辛勤工作的自己，也不是对以合同工身份雇用自己的公司而产生的，而是对活着这件事本身。出卖时间，换取金钱，再用这些钱买食物、付水电费，让自己继续活下去……长濑对这种浮萍般无着无落的生活、对不得不继续下去的现实感到厌倦。

而治疗这种厌倦情绪的特效药，莫过于“现在是工作的黄金时期”这种想法了。三点工间休息的时候，长濑把这句话写在了记事本上，于是胃里恶心的感觉一下子就消散了。这样一来，更坚定了她要把这句话刺在手腕上的决心。尽管自己的刺青不能像韦恩·鲁尼那样酷，但至少能让自己更努力地工作。下次要是再有这种厌烦的情绪，只要看看刺青就行了。相比把这句子写在记事本上，写在身体上的话，更能起到鞭策自己的作用吧。

这时，长濑才想明白了自己打算刺青的来龙去脉。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冲动已经过去，但是弄个刺青也没什么不好。——她边用消毒纸巾擦手臂边想。不过，现在并

不是非要去做这件事不可。她把消毒纸巾扔进了垃圾桶。因为，她也知道，不到三十岁的女人，用黑体字在手臂上刻上“现在是工作的黄金时期”，人们都会觉得怪怪的。也许面试的时候，把这个刺青给老板或者人事主管看看，他们会因为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勤奋的人而雇用自己。可是，为这个理由而雇用人的公司，多数是些不管员工死活的公司。长濑可不想跟这些事扯上关系。光是想想，她就已经不寒而栗了。

还是目前这种情况好些吧。长濑坐在生产线末端旁的椅子上。她屏住呼吸，环视着整个车间。生产线还没有开。她拿起旁边桌上放着的一次性塑料手套戴上。

虽说工资少了点儿，不过这儿的人际关系还不算坏。特别是生产线的小组长冈田是个非常好的人。长濑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因为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战战兢兢的，于是冈田事无巨细都悉心指导。也正因为有冈田，四年来，长濑从一小时八百日元的小时工，转为月净收入十三万八千日元的合同工。上个月，还当上了生产线的副组长。其他人也都还不错。不像别的生产线，孤立、恐吓、划分等级等事情时有发生。每当听到这些，长濑就更会珍惜自己的现状，觉得像宝石一样珍贵。

正是这种想法吞噬了自己的上进心！长濑想起这个，不禁怒火中烧。当年，她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公司工作。可是却遭受到上司的精神虐待，没多久就辞职了。之后的一年时间，也因为对工作的恐惧而白白浪费了。因此，只

要工作环境的人际关系不算太差，对她来说，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长濑摇了摇头，想甩掉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她知道自己能集中精神，即使是单调乏味的事，也能做得很好，所以很适合这个工作。当然，前提是要能摒除杂念。她的手虽然在动，但却经常看见映在传送带边沿的自己苍白的脸。那多是在受到突然涌上的偏执的念头蹂躏的时候。思想集中了，往往能产生出更强的思考能力。给手臂上刺青的念头，基本上就是这样膨胀起来的。站在生产线旁的时候，手要不停地动，除了想事情以外，什么都不能做。因此，思绪就会越飘越远。目前，这就是长濑的一大烦恼。她要么就是自己玩玩接龙游戏，要么就用英语或者大学时二外学过的西班牙语数数。可是，这些把戏往往都无法坚持下去，不一会儿，她的脑子里还是被思考所占据。

有时候，长濑甚至想，如果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生产线就好了。荧光灯照射出清冷的光，使得传送带看上去也冷冰冰的。长濑把手放在膝盖上一分一合，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工间休息结束的铃声响了。生产线又动了起来。手好像比休息前轻松了一些。她从生产线上拿起第一瓶乳液，紧了紧盖子，又上下左右检查了一遍，再把它放回到生产线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长濑只能反反复复做这一件事。

突然，她发现，一百六十三万日元，几乎是她在一家工厂工作一年的净收入。她甚至有一瞬间无法呼吸了，不